

§ 暗夜刺殺

希俄斯島的黃昏總是帶著一絲鹹腥的海風，夕陽將鐵匠鋪的輪廓拉得斜長。塞里馬庫斯(Therimachos)將猩紅披風裹緊，青銅頭盔下的眼睛警惕地掃視著四周。

作為斯巴達的將軍，踏上這個親雅典的島嶼本身就是一種冒險。

鐵匠鋪內，爐火已經熄滅，只有餘燼發出微弱的紅光。

厚重的鐵鎚聲早已停歇，空氣裡卻仍殘留著鐵與炭的焦味。

「你遲到了，將軍。」色諾分頭也不抬地說，聲音低沉如地底的暗流。

塞里馬庫斯摘下頭盔，露出一張被戰爭刻滿溝壑的臉。

「港口的雅典巡邏隊比預想的要多。」他走向角落的木箱，坐下時皮革護甲發出咯吱聲響。

「你確定這麼做不會驚動議會？」他低聲問，聲音彷彿打鐵時留下的震痕一樣粗啞。



「驚動得越早越好，」眼神冷得像剛淬過水的劍鋒，無情而堅決。

Therimachos：「恩諾皮德一死，希俄斯人就再也沒退路。雅典若要為此報復，他們將被迫求援——我們斯巴達便可堂而皇之出兵。」

爐火餘燼突然爆出一顆火星，照亮了兩人之間的空氣。

塞里馬庫斯壓低聲音：「我們需要確保看起來像是雅典人幹的。你的線人可靠嗎？」

色諾分咬了咬下唇。他早知這位拉科尼亞人不是來等待時機的。

他是來挑起烈火的，來讓和平自焚。這場戰爭對他來說不是國策，而是信仰。

「他們尊敬恩諾皮德。」色諾分提醒道，「這人曾反對徵稅，公開批評雅典的傲慢。他若死於我們之手，是否會反噬？」

「憤怒的人民不需要太多理由。」塞里馬庫斯的眼中閃過一絲算計。

「尤其是當他們發現凶器上有雅典衛城的標記時。他死得越乾淨、越像是雅典的詭計，他的名聲就越能被我們所用。

他是一根燃燒的燈芯，我們只需在風中加一口氣。」

色諾分低聲道：

「若他改變立場呢？」

塞里馬庫斯看了他一眼：

「那就更不能讓他開口。」

「你是要他死？」

爐灰微微飄起。

塞里馬庫斯沉默片刻，竟淡淡笑了：

「死人有死人的價值，活人也有活人的價值。重要的是——希俄斯不能再回頭。」

色諾分忽然感到一絲寒意。

他第一次察覺，自己或許並不知道斯巴達真正的計畫。

他自腰間抽出一柄短劍，在鐵砧上輕輕一碰，響聲短促如斷絃。

他望著它，像是在觀賞一項手工藝。

色諾分沉默了片刻。他曾以為自己是這島上最會編織謊言的人，卻發現面前的斯巴達人根本不需要謊言，只需一場無可回頭的局。

「他今晚在天文館附近，只有一名貼身隨從。」

色諾分終於開口，語氣像鐵屑落地般決絕。

門外突然傳來陶罐破碎的聲音。

兩人同時僵住，色諾分的手已經按在了劍柄上。

塞里馬庫斯緩慢地移動到門邊，從縫隙中向外窺視。

「只是隻野貓。」他鬆了口氣，但眉頭依然緊鎖。

「你該走了。告訴你的國王，雅典的民主是個笑話。只有強者才配統治希臘。」

塞里馬庫斯重新戴上頭盔，陰影遮住了他的表情。「為了斯巴達的榮耀。」

將短劍收入衣襟。他的身影再度退入火光之外，彷彿從未來過。

風從海上吹來，鐵鋪門外的橄欖樹搖曳如低語，而命運的鐵鎚，已在黑暗中高高舉起。

鐵匠鋪重歸寂靜，只有鐵砧上那半杯葡萄酒映著微光，如同即將流淌的鮮血。

§

月黑風高。

恩諾皮德走出住家別墅，散步在門前小徑，反覆思量著幾句話：

「只有讓地球運動，才能解釋行星的逆行現象。中心火與反地球——」（菲落勞斯）

「或許真理就像月光——我們只能看見它的一部分。」（希波克拉底）

「希獨是一條不歸路，恐怕真要讓希俄斯島血流成河。」（使者）

「不會是因為阿芙蘿吧，就為了一個女人值得嗎？」（德謨克利特）

恩諾皮德的哲學是：

宇宙是一有機體，神是此有機體的靈魂，宇宙的原始物質是火與空氣。

一生鍾情於天文 數學 臨老反而違背初心。

也許支持希獨只是一個藉口，一個自私的理由。

這樣會算是對諸神不敬嗎？

普羅達哥拉斯認為「人是萬物的尺度（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。）」諸神信仰是不可知論。

根據傳統，他被指控不虔誠，著作被公開焚燒，他被驅逐出雅典。

如果雅典給他安一個罪名，他的「幾何原本」與天文著作終將付之一炬。

夜色壓低了城牆與橄欖林的輪廓，遠處傳來海浪拍岸的低鳴。

恩諾皮德披著深色長披風，從五人會議後他就面色凝重。

他雖然言辭激烈，主張「城邦不該為雅典的傀儡而生」，但會議的冷淡反應令他意識到，他所點燃的火焰，可能先焚毀自己。

早上短暫的五人會議後，似乎沒有轉圜的餘地，恩諾皮德的任務看來要失敗了。

因為收了斯巴達的好處，恩諾皮德有點不安。



他沒注意到，在他後方十數步處，兩名黑影正從牆後悄然滑出。月光斜照，照出一把匕首在袖中閃過冷光。

他轉進通往祭壇區的小徑時，步伐慢了下來，像是在沉思。這正是刺客等待的機會。

黑暗中似乎有人在窺視，恩諾皮德握了一下腰際的短劍。

突然一股殺氣掩至，恩諾皮德後退幾步，拔出腰際的短劍，眼前兩個全身黑衣黑褲的男子只露出一雙眼睛與之對峙。

其中一人不發一語，也是使短劍，刺了過來。

第一刀從恩諾皮德左側襲來，他在千鈞一髮間轉身，匕首劃破了他的披風與肋側皮肉。

他跟踉跌退，抽出腰間匕首格擋，第二名刺客趁勢繞後，一手緊掐他喉嚨，一手舉刀欲下。

但恩諾皮德早年亦習軍陣，他將頭猛力後仰撞向來者，順勢反身一刺，匕首刺入對方腹部。

刺客慘叫一聲倒地，另一人見勢不妙，抽身欲逃。恩諾皮德捂著流血的傷口，喘息間低語：「是誰派你們來的？」

倒地的刺客喉中溢血，只冷笑：「你活不久了。」

「我來幫你！」一枚迴力鏢襲向男子。

男子回身擋住飛鏢，又有幾枚飛鏢飄忽不定地攻擊過來。

男子見無法得手，拉住傷者轉身後退，退入黑暗中。

恩諾皮德望著那兩道退入黑暗的身影，忽然生出一種古怪的感覺。

——對方似乎並不急著殺死他。

那名持短劍的男子明明已有第二次下手機會，卻在阿提趕來前突然後退。

彷彿他們真正想留下的，不是屍體。

而是恐懼。

「您沒受傷吧！」是阿提聽見格鬥聲馳援而來。

恩諾皮德坐了下來，喘了幾口氣：「孩子，你真勇敢，還好你來了，一點小傷，這件事別讓人知道。」

阿提還是個 12、3 歲的孩子，第一次用迴力鏢實戰，又被稱讚、頓時滿心歡喜：

「最近島上不太平靜，有人在集市裡鼓譟，要對雅典使團不利，您夜晚還是不要外出較好。」

鼓動對雅典使團不利？

這不是製造雅典攻擊希俄斯的藉口嗎，豈不是要讓希俄斯島陷入危險。

集市鼓譟與刺客的目的應該是一樣的，就是讓希俄斯陷入混亂。

會是那方的陰謀，雅典還是斯巴達？

恩諾皮德驚覺自己陷入險境。

回到別墅裡，只見阿芙蘿像孩子一樣睡得正甜，恩諾皮德內心愈發不安。

他站在床邊良久。

月光落在阿芙蘿微亂的髮絲上，她仍睡得安穩，彷彿世上從不存在城邦、戰爭與陰謀。

恩諾皮德忽然明白，自己並不真正熱愛希俄斯。

他熱愛的，其實是那種「改變歷史」的幻覺。

彷彿只要站上浪潮，就能證明自己不是庸碌之人。

可如今他才發現，自己不過是大人物棋盤上的一枚石子。

一枚隨時可以被犧牲的石子。

會不會給她帶來危險？想著…想著…，心痛了起來。

恩諾皮德突然發現捲入希獨運動是一種致命的愚蠢，猛然拿起短劍往左臂刺上一刀，看著血流滿手臂，心反而平靜了：

再把錢財退還色諾分就應該可以交代了。

至於刺客會是那方派來，雅典，或是斯巴達。

恩諾皮德已無心分辨。

後記

1. 甘迺迪[刺殺檔案](#)
2. 2024/9月13日，川普[第二次遇刺](#)。2026/4/25 [第三次遇刺](#)。
遇刺未遂事件通常使被刺人獲利，所以發動者是己方還是敵方通常真相不明。
3. [普亨](#)座機遇無人機群攻擊。